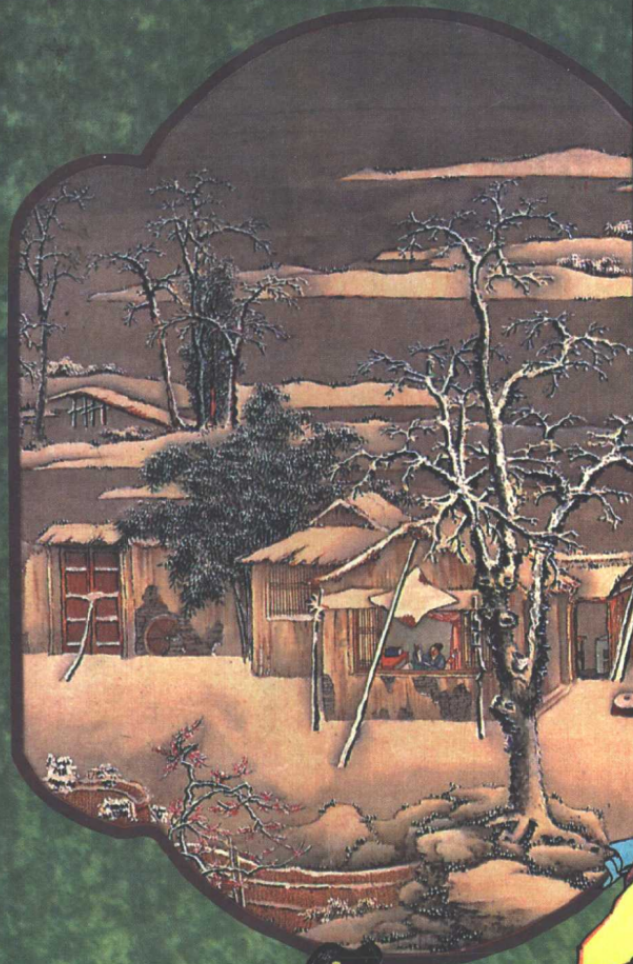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臺灣·雲中岳

# 飞刀小祖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豫权登字 16-90-001 号

版  
权  
所  
有  
翻  
印  
必  
究



ISBN 7-80538-804-0



9 787805 388045 >

ISBN 7-80538-804-0/1 · 353

定价：19.80 元
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# 飞刀小祖宗

〔台湾〕云中岳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## 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恶江湖·····     | 定价 26.80 元 |
| 废园刀声·····    | 定价 22.80 元 |
| 浪子出马·····    | 定价 23.80 元 |
| 棒打江山·····    | 定价 19.80 元 |
| 飞刀小祖宗·····   | 定价 19.80 元 |
| 神笛杀手·····    | 定价 16.80 元 |
| 总定价：129.80 元 |            |

## 飞刀小祖宗

〈台湾〉 云中岳

---

责任编辑 韩光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375 印张 435 千字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 册

---

ISBN 7-80538-804-0/I·353 定价 19.80 元

# 内 容 提 要

大皇庄于家大院，突遭强人洗劫，男女老幼，几乎尽遭杀戮。唯有幼子于阿坤幸免其难。

于阿坤拜梵名和尚为师，苦学武艺。数年后，所学少林柳叶飞刀兼飞龙掌精湛无比。

阿坤为报家仇，闯江湖，寻仇敌奔驰在关洛大道上，巧遇俏丽尼姑——海音小师太。小师太柳眉杏目，颊娇红艳，灰帽罩头，胸前佛珠铮亮，走地无声，武功不凡。阿坤施礼，话不投机，较技比斗。俏尼姑静观掌式，见“飞龙掌”出自同门。顿消疑虑，和阿坤相识并相爱。

于阿坤联手小师太，深入十万大山，闯恶水滩，斩强匪恶盗，报家仇雪大恨。小师太还俗回乡，同阿坤结拜伉俪……

## 书厢气煞老夫子 打麦场上见和尚

咕！咕！咕咕！咕！咕！咕咕！

七八个人头，全是小鬼仔，彼此头顶头，此起彼落地叫着，咕！咕！咕咕！

一个不算大的晒谷场上，那棵树叶茂密的老桑树下，一群十一二岁的少年人，头顶头地围了个圆圈，正聚精会神地斗蟋蟀。

闹哄哄的喊叫声里，偶尔闻得几声蟋蟀儿的尖吭振翅大叫，引得其中一个光头小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啊！我胜了，啊哈！大将吃老师，于阿坤的大帅完蛋翘了，嘻！”

“啪！”

一支瓦罐被摔碎在地，便看到一个粗腿粗臂的少年愤怒地一脚踩死地上的蟋蟀，沉声道：“不玩了，真没面子，气死我了！”

于阿坤摔碎自己的瓦罐，踩死自己的蟋蟀儿，但他并未离开，正聚精会神地鼓噪着替另一同伴对付他的敌人。

不料他的同伴也败下阵来。

敌人那支大将得胜之余，振翅发出胜利的咕咕声，它的主人便立刻取出一根红嘟嘟的大辣椒作为犒赏。

大伙见这只名叫大将的蟋蟀了不得，无不投以羡慕的眼神，只有于阿坤眼里却露出了忿忿的眸芒。

忽然，于阿坤伸过右手抢过对方的铁盒！

“于阿坤，你干什么？”

于阿坤双目一瞪，冷冷说道：“难怪我们都被你的大将咬败，

原来你给它吃辣椒，可恶！”

“快还给我，你管我给它吃什么！”

这少年比于阿坤还高半个头，就是瘦了些，但嗓门可比于阿坤大多了。

于阿坤高举着铁盒子，大声道：“你给它吃辣椒，就是给它吃兴奋剂，不守运动规矩，犯规！”

“对，他犯规，哪有大帅赢不了大将的？”

一听到有人附和，于阿坤只一伸手，便把对方的蟋蟀大将活活地捏死了，把个铁盒抛在地上！

“于阿坤，你可恶，打！”

“于阿坤，干得好！”

另一个斗败的少年也叫了起来。

于阿坤双臂挡住来拳，沉声道：“打就打，谁怕谁！”

“打！”

“打啊！”

于是，八个少年人便在这老桑树下面捉对打起架来，倒把桑树顶上的一对喜鹊吓得振翅高飞。

便在这时候，半里外的大皇庄上跑来个半百老人。

这老人家一身管家的打扮，瓜皮帽遮住大半个脑袋，人未到便已高声大叫：“别打了！别打了！”

青着一只右眼，于阿坤闪退三丈远，他只瞪了老人一眼，便撒腿就跑。

七个少年人见于阿坤跑了，便也停手不打。

只听跑来的老人大叫：“于阿坤别跑，你爹叫你回去，你再跑回去就挨打！”

于阿坤停下脚来，回身对老者道：“我爹叫你来找我回去？”

那老者喘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爹请来一位南山李老夫子，要你跟李老夫子念书了，快回去！”

于阿坤用力摇了摇头，叫道：“念书，念书！又是念书！我不喜欢嘛，偏又请来个老夫子！”

老者已拉住于阿坤的手臂，道：“上回王老夫子被你气走，这回你可要听话，念书是给自己念的！”

老者拉住于阿坤往回走，后面那少年跟了上来，叫道：“于阿坤，你捏死了我的大将，你要赔！”

于阿坤回头叱道：“赔你个头，我被拉回去念书已经够倒霉的了，还赔你？呸！”

四合大院的南厢屋子里，八仙桌子两旁太师椅上坐着两个中年人，桌上面一对细瓷茶碗正冒着香喷喷的热气，右边的中年人前面尚放了个大红包。

于阿坤右脚刚刚踏进门槛，便听得左面的中年人沉声说道：“阿坤，你又在跟人打架了？”

于阿坤退了半步，低声道：“我没有……”

“你还说没有？你的眼睛怎会青了一只？”

于阿坤一愣，伸手一摸，妈的，还有点痛，刚才怎么不痛？“过来，给李夫子叩头，打从今天起，你得好生跟着李夫子念书，再要像上回那样捣蛋，小心我剥你的皮！”

于阿坤真听话，立刻上前趴在地上，咚咚咚便是三个大响头。

姓李的老夫子眼角瞟向桌上的大红包，伸手扶起了于阿坤点头道：“这孩子头大手大一脸福相，东翁你看，孩子长得天庭饱满，双耳垂肩，龙鼻凤目，四方大口，男人有这副长相，便是公相或是大将之相，嗯，好！”

“好个屁！”于阿坤心里在骂——大帅输给大将，打得鼻青脸肿，还好？小爷这副长相是被人打肿的，还好？

左面，于天保——于阿坤的爹，满意地哈哈笑道：“这孩子就是调皮些，往后要仰赖李夫子的教导了！”



李夫子捋着胡子笑咪咪地道：“调皮的孩子最聪明，东翁，老夫最怕三脚踢不出个屁的笨孩子，教他一句他忘两句，那才气人呢！”

于天保一笑，道：“孩子就像地里长出的一棵小树，总得细心加以修剪，方才长得高又直，李夫子你偏劳了！”

于阿坤垂手站在一旁，他在暗中仔细地看这位李老夫子。

尖尖的下巴，一嘴的黑牙，唔！这人一定喜欢吃槟榔，白肉槟榔！

那双眼睛像斗鸡眼，这种人心黑，蟋蟀的眼睛看不到，也许就像他这种白多黑少的眼睛！

还有……哇！红不棱登的一只大鼻子，发起狠来一定是出气有声，这种人心狠手辣，打起人来要人命！

“于阿坤！”

声若闷雷般。

于天保走了，李老夫子一瞪眼重重地看着在一旁发愣的于阿坤低吼道：“过来！”

于阿坤走近李夫子，眨眨眼睛未开口。

“于阿坤，听说你很调皮，是吗？”李夫子不知什么时候手上多了一根二尺长的藤条，软软的在他面前一闪一闪的，发出“嗖嗖”声！

于阿坤眼一瞪，仍未开口。

李夫子走近房门，伸出个大脑袋往外面看了一下，回头掩上房门。

于阿坤一怔，忽然李夫子的藤条一连六七下敲打在于阿坤的脚背上，打得于阿坤两脚跳不停。

李夫子呵呵一笑，道：“你也怕痛，是吗？”

于阿坤咬牙切齿地不出声，心想：“这老夫子真可恶，哼！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！”

李夫子缓缓坐下来，藤条点着于阿坤的头顶，嘿嘿笑道：“这是我送你的见面礼，有人叫下马威，我叫这是清清心，于阿坤，往后的日子你若犯错，小心你的皮肉受苦！”

于阿坤直不愣登地点点头，心中那股子恼恨，真想一拳捣过去，打得姓李的夫子鼻青脸肿屎尿流！

“啪！”

李夫子的藤条敲在桌面上，重重地对心中发恼脸皮发红的于阿坤吼道：“打从今天起，过间厢房就是你的读书地方，里面一切打扫由你做，这叫劳其筋骨；还有我的床铺也由你整理，每天给我倒尿壶，不许长工来做，这叫苦其心志。”

李夫子坐下来喝茶抽烟，又道：“你爹说得对，一棵小树要细心栽培，不能叫它长矮又长歪，你知道吗？”

于阿坤紧闭嘴巴不开口，李夫子藤条上了身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李夫子叱道：“你哑巴？怎不回答？”

左臂上一阵痛，于阿坤大声道：“你没教书就打人！”

李夫子扬起藤条指着墙上挂的孔老夫子像，道：“于阿坤，你给我看清楚，孔圣人身上还挂了一把宝剑呢！”

于阿坤一瞪眼，心中暗骂：什么玩意，孔老夫子那剑是用来宰杀他学生的？你娘的，谁还会当他学生？

李夫子指着一张书桌，吼道：“坐下来！”

于阿坤心有不甘地坐下来，便见李夫子双手倒背着在他书桌前踱着四方步，缓缓地道：“于阿坤，三字经与百家姓你读完了吗？”

提起读书，于阿坤心中不自在，木然地随便点点头。

李夫子道：“好，很好，不过，我先考考你。”便见他摇头晃脑地念道：“赵钱孙李，下一句！”

于阿坤立刻接道：“先生调皮！”

李夫子一瞪眼，又念道：“周吴郑王，下一句！”

于阿坤立刻又道：“先生尿床！”

李夫子大怒，一手抓起藤条要打，于阿坤叫道：“你又要打我？”

李夫子咬牙瞪眼，叱道：“不打不成材！”

于阿坤忙摇手，道：“好嘛！好嘛！我自己背给先生你听！”

李夫子打得桌子嘭嘭响，道：“背三字经！”

于阿坤咽了一口唾沫，背道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我捉小猪你咬蛋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老师高与摸八圈……”

“啪！”

藤条落在于阿坤的头顶上，李夫子气得直瞪眼。

于阿坤摸着头顶叫道：“打坏了！先生！”

李夫子喘口气，道：“于阿坤，你是上吊的伸舌头：果真没救了！”

于阿坤指着桌上大红包，道：“先生，拿个大红包快回家去吧，别教了！”

嘿嘿一声冷笑，李夫子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调你的皮，我揍我的人，咱们两个是泡上了！”

于阿坤哭丧着脸，道：“何必呢？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但心中却在想：“泡就泡，谁怕你，过不了几天，准叫你武大郎下楼梯——连滚带爬的走路！”

就在这天晚上，于天保特别置了酒席，请李夫子喝酒，于阿在一旁装着一副老实相。

于天保举杯对李夫子道：“先生，我这孩子调皮得很，从今日起，我就拜托先生严加管束，多多指导，来，我敬先生一杯！”

李夫子举杯一饮而尽，放下酒杯，捋髯笑笑，道：“东翁放心，南山私塾三十七名学生，我李博天管教得他们个个服服帖帖，如今应聘东翁这里，也只是个学生，难不倒我，东翁放心！”

一旁的于阿坤心中冷笑——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！

突又闻得李夫子道：“东翁，这孩子好比两个精明人。”

于天保一愣，道：“先生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李夫子一笑，道：“他是聪明过了头，也就是太聪明了，所以我要用我的方法来加以调教，有时候我会出手加以责罚，东翁不要放在心上。”

于天保重重地点点头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先生是我请来的第七位先生，只要你能留下来，怎么管教我不管，只要他能听话，好好读书，便感激不尽了！”

李夫子呵呵一笑，道：“东翁，有你这句话我便放心了。”

于阿坤低着头，连正眼也不瞧，这光景任谁看了都觉得一副老实样，然而在于阿坤内心里可正相反，他正在琢磨着歪主意，要怎样才能早早把这李夫子赶出大皇庄。

猛地一声喝叱，李夫子放下酒杯对于阿坤道：“阿坤哪，你可都听见了？”

于阿坤点点头。

李夫子双目如鲤鱼般一瞪，又道：“听见就好，明日开始读书，今晚开始工作，这叫半工半读，知道吗？”

于天保一怔，道：“先生，什么叫‘半工半读’？”

李夫子道：“白天读书，晚间做事，这还有个说词。”

于天保就这一个儿子，他当然当宝贝，但见于阿坤顽皮透顶，有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，但儿子是心上肉，老子当然疼爱，闻得李夫子如此说，便接道：“什么说词？”

李夫子道：“初时苦其心志，久则变化气质，将来做一个大大的好人。”

于阿坤心中愤怒，暗骂道：“老家伙是哈巴狗啃月亮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好，我们就斗斗看谁变化谁的气质！”

于天保已不住地猛点头，道：“夫子，有道理，真有你的，

佩服！”

李夫子指着门外面，冷冷地对于阿坤道：“去，把书房里我的床铺铺好，尿壶倒净，侍候我睡了以后你再睡。”

于阿坤点点头，起身便往外面走去。

李夫子得意地笑着对于天保道：“东翁一定心痛，但此子不如此怕难成大器！”

于天保笑道：“是，是，李夫子的话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”

但在内心里，于天保实在不是滋味，我请你来是教我儿子读书的，这下倒成了你的小工了，像话吗？

气在心里，脸上还得装着笑，于天保又敬了李夫子三大杯酒。

李夫子也连灌了三杯，这才推杯而起，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！阿坤已去书房，我得跟去看看！”

于是，谢师酒席终了，于天保恭敬地送李夫子到正厅门口，说道：“有劳了，有劳了！”

走过回廊，李夫子绕到书厢，忽见于阿坤提着个尿壶走向外面，不由沉声道：“阿坤，把尿壶洗干净，知道吗？”

于阿坤点点头，道：“先生放心，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做，再也不敢捣乱了。”

李夫子满意地点点头，道：“欢迎你捣鬼，因为我……嘿……于阿坤呀，你知道你爹为什么去三百里外把老夫请来？”

于阿坤正要知道这件事，闻言眨眨眼，道：“先生，我不知道。”

李夫子嘴角一动，冷冷道：“因为我是有名的南山猛虎，再调皮的学生遇上老夫也得打哆嗦，哼！”

于阿坤提着尿壶往外走，心中咕嘟着：“别唬人了，你老小子是猛虎，我于阿坤是武松！”

想着便回过头看了一眼，又道：“武松打老虎，哈！”

于阿坤并不急于去洗刷尿壶，他匆匆地绕到后院门外面，就在土洞石缝之中找了一阵子。

灰暗中，只见他右手一双筷子，左手举着小灯，也不知他用筷子夹的什么，只见他把夹到的东西全塞进尿壶里面，方才笑哈哈地提了尿壶走进书厢。

于阿坤十分恭谨地把尿壶放在床下面，更把床铺细加整理，小心地站在一旁。

李夫子坐在桌边喝着茶，见于阿坤一副腼腆样，冷冷地道：“明日一大早，你要把洗脸水端来，桌上的茶泡好，洗脸水不烫不冷，茶水浓浓的，记住，如果我没醒来，你就站在门口静静地等，知道吗？”

于阿坤忙应道：“知道了，先生！”

李夫子走近于阿坤，脸色一松，又道：“于阿坤，要知道老夫是在调教你，也就是变化你的气质，使你变成个不怕吃苦又肯读书的人，说来说去全是为你好，这样也不辜负你爹花银子从三百里外的南山把老夫请来，于阿坤，你知道吗？”

于阿坤大声道：“知道了，先生！”

他声音高亢，连后院厅上的于天保也听到了儿子的声音，不由得笑对老伴道：“这位南山李夫子果然有一套，才来了一天，便把我们那调皮的儿子管教得服服帖帖，有一套，佩服！”

于老夫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就那么一个儿子，跟着他挨打受罪，我的心……唉！”

于天保道：“李夫子的话有道理，小树不修整，长大不受用，你我虽只这么一个儿子，只要闭闭眼，装做没看见，孩子挨些打，也就算不了什么！”

二老正在闲话，于阿坤笑哈哈地走进来，于天保立刻叫住他，道：“阿坤，李夫子不比前几位先生，你如果不学好，往后有你吃的苦！”

于天保的话甫落，便又听得于夫人道：“孩子，收收心别再胡闹，你只要好好读书，李夫子是不会打你的。”

于阿坤笑笑，说道：“爹，娘，明天开始我就要读书了，我想早点睡，明日一大早还得侍候先生呢！”

于老夫人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有长工侍候也就是了，为什么偏要孩子去侍候？也真是的！”

于天保道：“这就是李夫子与人不同的地方，也叫因材施教，阿坤调皮，他是改造他！”

于阿坤走入睡房，他躺在床上真想大声笑，看吧！李老头儿想整我于阿坤？呸！门都没有！

于阿坤睡在床上瞪着眼，他在等，等着一件令他高兴的事情，这件事只有他心中清楚。

只是，当于阿坤等到三更天还不闻动静，便一连张开大嘴巴，打了几个呵欠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就在前面的老公鸡咕咕扇动翅膀尖声叫，天还是一片漆黑的时候，住在书厢里的李夫子突然发出阵阵凄厉的惨叫声。

那声音直似遇见鬼，更似下油锅一般，听得人汗毛直竖，头皮发麻。

于是前院有人拉开门来，于家的管家与两个长工匆匆地便冲向书厢。

老管家急急地拍门叫道：“老夫子，老夫子，你是怎么了？该不会是在做恶梦吧？”

一个年轻长工也叫道：“先生，你开门呀！”

书厢里面，李夫子仍在哀号着，且声音更见凄厉。

便在这时候，于天保披着外衣匆匆走来。

他惊异地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管家道：“夫子不开门，我们也不知道。”

于天保走上前，用力拍着门，道：“先生，你莫非中了邪，

快开门呀！”

凄叫声突然中止，便闻得李夫子厉声吼道：“东翁，你的儿子老夫不教了，气死我也！”

门外面，于天保惊异地道：“先生快开门，有什么话大家好商量。”

“没什么好商量，套车，立刻送老夫回南山！”

老管家也道：“夫子先请开门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轰隆隆书厢门拉开来，屋内没有灯，灰暗中只见李夫子双腿分开站，一副可怜相，左手还托着裤裆不放开。

他一见于天保率人进来，便厉声戟指于天保，道：“老夫开馆二十年，就没有见过你这种顽劣儿子，于天保，你的儿子我不教了，快给我备车回南山……哎哟……痛死我了！”

李夫子的右手又伸到裤裆下去了。

东翁不叫，改口叫出名和姓——于天保，显然问题严重，于天保紧皱着眉头，说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怎么……么……啦？”李夫子怒道：“去问你的宝贝儿子，你去叫他说！”

于天保回头对老管家沉声道：“去把那畜生叫起来！”

老管家忙往后院跑。

于天保手扶李夫子，道：“坐下来，坐下来好好谈！”

李夫子痛得额头冒汗水，吼道：“我怎么坐哟！”

一个年轻长工上前扶他，道：“老夫子，我扶您躺下。”

李夫子怒道：“躺哪儿？”

年轻长工道：“我扶您躺床上！”

李夫子更怒，道：“床上一滩尿，我怎么躺？”

年轻长工一怔，道：“老夫子，你尿床？”

另一年轻长工愣了一下，道：“对了，我曾听少爷常常挂在嘴旁说‘周吴郑王，先生尿床’，还真有这回事儿？”



李夫子大怒，叱道：“放屁！你们不去看看，尿壶下面钻了个洞，我撒的尿全漏在床上上了！”

于天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没关系，再换个床垫也就是了，老夫子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！”

李夫子沉声道：“单只这些也没什么，最可恶的是尿壶里面有几只大毒蝎子，哎唷……痛死我也！”

李夫子此言一出，书厢内的人都愣住了。

是的，尿壶里面藏了几只大毒蝎子，谁还敢把大鸟送入尿壶撒尿？三更半夜天，遇上这种事，李夫子何止七窍生烟，他几乎要找人拚老命了！

于天保见这光景，立刻命一个长工，道：“快取药来替老夫子敷药，千万别叫毒液攻心，那会出人命的！”

一个长工往外跑，老管家已把于阿坤拉到书厢里。

于天保不等李夫子开口，迎面便是两个大嘴巴，狠着心痛又踢了两脚，沉声道：“畜生！是你把老夫子的尿壶钻个洞，又捉些毒蝎子放里面？”

于阿坤咧着嘴叫起冤来，道：“爹，我没有，先生对我那么关心，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伤你老人家心的事，不是我啊！”

于天保道：“再不承认便打断你的腿！”

于阿坤急急地道：“爹，你就算打死儿子，我也不会承认，不是我啊！蝎子到处有，谁看到是我放进去的？”

李夫子忽然扬起拳头来，吼道：“可恶的小杂种！”

于阿坤一扬脸，道：“先生，你骂人？”

于天保深深叹口气，道：“李先生骂得好，我命人准备车，立刻送先生回南山！”说完回头便走。

果然，连早饭也没有吃，李夫子便一步一哎唷地登上大车离开了大皇庄。

于阿坤站在院子里对他的父母道：“老夫子应该出口成章，